用一年的生活在黎巴嫩來準備新青節

我修讀語言系及國際關係，畢業後便到黎巴嫩進修阿拉伯語。我終於有機會去到一直吸引著我的中東地區。
從經歷的結束及依依不捨的心情來開始分享經驗似乎很奇怪，但正正是這些時刻令我更深入地明白這個已活現的經歷背後的含義。
準備返回意大利的時候，令我回想開始的心情。在期待已久之後，我終於去到中東，生活了這麼美好的一年，眨眼便過去了。
記得在貝魯特混亂期間，起初真的有寸步難移的感覺，似乎人人都用特殊的眼光注視着這位外國人。然而很短的時間後，已經有人在路上用阿拉伯語向我問路，以為我是黎巴嫩人。或許是由於之前我認為他們用異樣的眼光來看我，其實並不是這樣。起初自己沒有主動融入這個新環境，這使我沒有走出自己，去愛那些在我身旁經過的人，也沒有明白到周遭的環境縱然陌生，但卻沒有危險。
我意識到自己在這一年內，對黎巴嫩的看法改變了。起初我刻意將它與意大利相比，那當然有不同之處，但很快我就愛上了這個國家。它具有深度的文化、宗教多元、歷史悠久、景色幽美。雖然最近發生悲慘事情，但人民有能力重新開始生活。基督徒和穆斯林攜手並肩，民風熱情奔放……也包括他們具創意的飲食。要客觀去看看這個國家，倒覺得有點困難，正如所有其他國家一樣，這裡貧窮與富裕的人家相隔不遠，但卻有很大的落差。
回想這一年在黎巴嫩的經歷，生活上的方方面面，不幸或不舒適，在意大利來看似乎很危險或奇怪，但這些都成了我每天生活的一部份（其實是蠻愉快的）。
我曾幫助敍利亞難民兒童家課，當我告訴他們我要回去意大利，他們很簡單向我說聲「再見」道別，令我明白到我們人人都很重要，而沒有人是不可或缺的。我意識到也許我永遠都無法了解他們所承受的，這是一份深沉的痛苦。
我向友好們道別，我非常感謝他們，同時衷心盼望彼此能再見，但其實也很難確定。明知大家再次相隔千里，這不在於地理的距離，而是因體制的相距，真的令我難受。道別之後，我知道與他們之間又再次築起疆界，而有時申請簽證的煩厭手續令人難以忍受。
然而現在我知道，正如新青所說的，這份痛苦是成為「胸懷世界的人」要付出的代價。我已留下心中的一小塊，在世界上蕩漾着，合一世界再不只是一個口號，反之，無疆界的世界已經成為一個需求。